

海南省民族文化“七个一”部分获奖作品展示

在昌江,饮马草木民间

■ 洪建科(秋石)

在海南,昌江水暖。鸭子免于水色
三月喊我,追我
早有黎寨苗乡弯弯的烟火
染我一路风尘
那椰风,蕉雨,芒果味
缠绕于诗意的旅行,丝丝入扣
早有森森霸王岭,峰谷披翠
谁能拨开热带雨林漫漫荫翳?
遥望一弯弯,层层叠叠的梯田,水袖似的舞动
直至,把我的目光缠于云端
那些滋润的庄稼,过着乡居的日子
我唏嘘,那种原生的美
甘于缱绻
包括乡土,乡民,浮游生物
白花花的水田,漫过踝骨
山坳里,野性的歌谣,喊一声,瘦一次
惊起一行行鸥鹭

山水吐色。风无骨
这人间的宣纸
在昌江,早有一树树木棉,闪烁着言辞
这春天的火烧云
一堆堆,一卷卷,一层层,铺天盖地
这大地的火烈鸟
啄开我内心的废墟
从此,一个心怀苍茫的人
饮马草木民间

故乡的脸(散文诗)

■ 唐鸿南

离开故乡好多年,身影走得越深,故乡的脸就陷得越敏。
故乡的脸不长眼泪,安详如佛。
故乡的信仰时常撞击着我激动的心花,热泪盈眶。
山高水长。故乡的心知道,我不能不知道。
于是,我沿路崎岖地走下去,把故乡的脸倚在头上,站在异乡的山的嘴角边,诉说自己的只言片语。
多少年过去了,眼镜的刻度助长着我的眼睛和故乡的脸,爬满了祖辈难能褪色的纹脸的线条。
故乡的脸在变,我别无选择。祝福故乡的脸像一棵槟榔树的性格挺直一方水土。
然后,让我学着诗歌走路的样子,用成千甚至上万年的诗句,跪拜在故乡青绿的颊脸上。

黎母山

■ 冯金彦

山很大
此刻我必须小下来一再小下来
身体与灵魂一起小下来
小成一个五号宋体的汉字
才能找到一个位置
与动词形容词名词量词一起
借山的名字取暖
小成一颗细细的沙子
依旧保持对黎母山的一种仰望

保亭走笔,在山水明亮的琴谱上书写(节选)

■ 孙小疼

槟榔谷刚刚醒来,雨林苗寨
在晨光的桌子上闪闪发光
一对蓝仙鹤,从兰花客栈
飞到甘什黎村,没有惊落一滴露水
人间如此纯净,古老的非遗村
仿佛隐居在另一个时空中心
黎族神奇的纺织技艺与非遗文化
让我们在古老的时光里穿梭流连



的一生(节选) 一粒山栏稻

■ 李星青

去街买把镰刀割
要想丰收拔草头
七月来到禾发青
依要到园去看下
园坯杂草要除净
使稻生长好又平
夏天进了山栏园,发现播撒的山栏种子早已脱胎换骨,从土里冒出嫩绿而后变成墨绿的稻苗。长成亭亭玉立的山栏,杆子挺得直直的,风从山那边吹过来,一浪一浪地吹,山被浪吹得乱了心,亦跟着浪晃。
……
收获的日子终于来了,这是一年中的要事。族人奥雅已经选好了日子,由家里女主人承担割第一刀,之后才是大家一起上山割穗。一手拿捻刀,一手揽稻谷,众人青筋暴起,汗水模糊了眼睛,浑身黏糊糊的,丰收的喜悦把疲惫赶走。大家极其辛劳,割一片,挑一回,汗一路。
……
我在岛屿各处行走,看到山栏地里收割种植的族人,不由得对他们肃然起敬。我相信稻神一路福佑着,他们骨子里闪耀着别人没法看见的光芒,一个族群真正的资本,绝不是形象,也不是财富,而是源源不断的文化体系和朴素的信仰。无形的文化体系,在山栏种子中被书写了出来。收割回来的稻谷晒干,去壳、舂米。阿妹们穿上黎锦,戴上银饰品,在月下唱起春米歌,跳起春米舞:
春呀春米桶
圆呀圆又圆
咯咯夹夹把米舂
咯咯夹夹把米舂
哎哟哟,哎哟哟
吃上新米和新酒的时候年就到了。



《民族织锦奔小康》 付志岩 摄

洪水村(节选)

■ 钟海珍

躲进布隆闺里……
山腰那道曲曲弯弯的羊肠山路,是洪水村通往外界的唯一通道。我们来时尚有一部分山路没有铺上水泥。
沿着山道走进洪水村。一头母猪横卧道旁,十来头小猪崽使劲拱着吃奶,几只草鸡四处找食,间或窜出一两条狗,也不叫,只对我们看看,就走开了。我们在安静的村庄里游荡,就是找不着人。忽然传来的一声哄闹让我们欣喜若狂,寻声而去。
山道弯弯,带走一个个追求梦想的黎家阿妹,留下黎家阿哥固执的守望。山道弯弯,弯进多少希冀,留下多少叹息……
草屋部落人家的衣柜,就是一根细长的绳子,一根挂在屋外,一根挂在屋里。屋外的绳子上满满当当挤着或湿或干的衣物,晴天时就任衣物随风轻摆,无须收回。黎族人喜迁徙,在山路上跋涉,笨重的衣柜对他们来说是个不小的负担。在山里生活,少不了藤篓子。像喝水的杯子大小的细长藤筒,是用来装饭团等吃食的,花瓶样的细口藤篓可用来抓鱼。洪水村原名红水村,因村旁有一条红水河,平时河水清澈,鱼虾丰盛,足可让村里人闲时下水捞鱼打牙祭。遇夏季雨水丰富时,红水河河水变得通红浑浊,却不影响饮用,可称为村里一大怪事。再大些的圆肚藤篓是用来装山货的,山里挖的药材放在里面,往背上一背,走山路最是稳当。
得闲了,男人拿出上山砍来的藤条,剥了皮晾干,削成薄薄的藤片,再削些木片,和藤片一起编成圆凳的形状,然后放在火上烤成古铜色,再把事先晒干的黄牛皮或水牛皮覆在圆凳上,便成一张实用又好看的牛皮凳。村里几乎每家每户都有几张牛皮凳,牛皮凳不仅平常坐着舒服,村里搞活动时,能歌善舞的黎家人随手捡起垫在屁股底下的牛皮凳,“咚咚咚”一敲,歌便飞出口来,舞也亮出来了。若是几十张牛皮凳都敲起来,那声势,可以把大山给震醒!

由海南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、海南日报报业集团联合主办,天涯杂志社、海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、琼台师范学院音乐学院协办,以“百年铸魂·勿忘初心”为主题的2021年海南少数民族文化“七个一”作品征集评选活动,经过9个月的征集,各方作者踊跃投稿。2022年1月9日,作品征集评选活动颁奖仪式在海口举行。本版择取部分获奖作品刊出,以飨读者。

孤岛之上,雨林之中。
在遥远的年岁里,族人先祖携儿带女四处逃难,过着衣不蔽体、食不果腹的生活。群山对峙,蟒蛇出没,先祖们开荒辟地,种下第一粒山栏种子。钻木取火,在孤岛中燃起最早的炊烟,喂养了一个民族千年万年的坚韧、苦难与孤勇。
历史的迷雾虚无缥缈,谁能追溯到一条河的源头来自哪条山间涧流。孤岛上旱稻的种子从哪里来? 不打药、不灌溉、不施肥、野蚕生长的山栏旱稻,给了族人自给自足的生活,它的历史太久远,身上藏着太多的秘密,于是传说给了我们另一种浪漫的解套。

生活在五指山脚下一对恩爱的夫妻,猎手阿芒和妻子邬鲜。邬鲜的美貌被野蚕的峒主山甲所垂涎,于是他派兵到阿芒家里强抢邬鲜。夫妻逃出村庄,往大山方向跑呀跑,最后躲到深山洞口里。云雾之中,飞禽走兽,他们只能挖山薯、割竹笋、摘野菜、采野果充饥。梦里一位老翁指点,一只斑鸠会送来山栏种子。一天一只斑鸠站在木棉树上“咕咕”地叫,阿芒拉弓箭把斑鸠射下来,翻遍全身都没有收获,最后在肚子里发现了金黄色的山栏种子。
他们在石湖边烧过篝火的地上,把种子点下去,种子汲取日月精华,果然冒出了山栏苗子。后来他们下山把种子分给村民,刀耕火种,开始了一粒山栏米的一生!
山栏短暂而漫长的一生,族人在《十二月古歌》里唱得明明白白:
正月到来打沟刀
谁欲砍园谁去号
二月到来二月二
买把砍刀整旧地
三月到来放树下
放树不离斧与刀
四月到来忙烧山
不做风来雨派烂
族人没有文字,只能把涌动的情感唱在歌里,织在锦上,流淌在基因里。

《昌化县志·风土》有载,农历冬末春初,选最好的日子,带着砍刀、尖木棒走向深山,在崇山峻岭中择好向阳的坡地,用芒秆套成活结,开始在周围“打标”,意味着这块地已经有主人。过了正月,一家人带着口粮开始在山上安营扎寨,挥舞着钩刀对灌木发起攻击。灌木低矮,在刀的袭击下纷纷倒地。地上的茅草更是不堪一击。砍高大的乔木就只能发挥猴子爬树的本领了。族人手里拿着一丈多长的、像梯子的爬树竹竿,顶端拴着木弯钩,人沿着竹竿爬上树顶后,靠竹竿从一棵树爬到另一棵树,直到把所有的高大树枝都砍完了才下地。砍、撬、挖等各种声音在山里回响,一连串沉闷的声响,树桩折断。族人把枝丫和茅草堆在一起,钻木取火烧为灰烬,为山栏留下丰硕的肥料。

历时一个月,终于把山栏的床铺好了。

洪水村最美的时候是早春二月的清晨,那时,木棉花开得正艳。
我第一次去洪水村时,正逢这样的好时候。我们起了个大早,趁太阳没出来时从昌江县城往山下赶。
王下乡山高路陡,人迹罕至。车一绕上十八弯的盘山公路,整个人就浸泡在清新爽洁的空气中,任负氧离子随意钻入衣内、体内,毛孔自然舒张开来,全身像被过滤了一遍,顿觉身轻体健。怪不得人说“山中人为仙”,常在山中住,想不成仙都难。
绕过几道弯,山中的云儿想是知道我们来了,成群结队冲我们这儿赶。这山中的云有点野,她想你了,便不管不顾一股脑儿扑上来,让你晕乎乎的不,不知天上人间。等你醒过劲来,想扯下她做件漂亮的衣裳,她却从你手中悄悄滑走,继续调皮捣蛋去了。沉睡的大山也被她们给闹醒了,相继露出清俊秀奇的面容。海南的山和海南人一样,一般比较扎实稳妥,山形厚实,表面再披上一层厚厚的绿色植被,与馒头包子差不离。而王下的山比较另类,突兀挺拔,变幻莫测,似凤、似猴、似猴、似虎、似龙……你只管尽情发挥你的想象力,赋予它们无穷的生命体征。因了千百年来天地精华的滋润,王下的大山早已精魂附体,方显如此生灵的形态。隐藏在群山深处的洪水村,因了大山的保护和疼爱,如沉静的处子,仍保持天然去雕饰的纯美!

在悬崖峭壁间的狭小山道上颠簸一个多小时后,朋友让我们在一个转弯路口下车。早春的山间,还有些清寒,我下了车,不停地打哆嗦。一抬眼,竟呆住了,一大片金黄色的茅草屋静静静地落在山脚,似有若无的云雾缓缓游走,几株椰子树从中拔出,在半空中轻轻摇曳,几缕炊烟袅袅婷婷,淡向天际。在草屋部落的东边,也就是太阳升起的地方,是刚插上青青秧苗的嫩绿水田。田间村头错落的水棉树上,火辣椒的水棉花开得正艳,在或远或近的山里,不知名的鸟儿此起彼伏,撒着欢地叫……此刻,

编者按

黎牛(节选)

■ 李煥才

哐——
这是黎牛的喊声,粗犷激越,浑厚昂扬,像风一样飘拂,掠过草从树林,回荡在山野中,几里远都听得着。
说是黎牛,其实是大牯牛,就是那些公的水牛。我们渔村,男人扬帆出海,女人在家种田,村里有不少水牛,母的,很温顺,用来犁田耙地。我见过那些大牯牛,皮毛黝黑,四肢粗壮,前胸隆起,后股浑厚,高大结实,好像身上蓄满了力量;它那对大犄角尤为威猛,很尖,弯成一把巨大的铁钳,迎在头顶,威武霸气。大牯牛跑起来,整个身子一颤一颤的,撞起一股风,奋起的四蹄击得地面隆隆响,泥沙飞溅,让人看着心里震撼。大牯牛用来拉牛车。那牛车是特制的。一对大车轮有大人的头那么高,由厚实的硬木做成,很结实;车轴是坚硬的荔枝木做的,像屋梁一样粗;车床是青梅木,两边车把柄条一样大,远远伸出去,尽头处横着一个弯弯的牛轭。大牛车用来运载重物,那牛轭套在大牯牛的脖子上,牛蹄扬起,车轮转动,车床与车轴紧密摩擦,发出响亮高昂的啸鸣声,飘向空中,响彻云霄。
之所以叫黎牛,是因为黎叔。附近山村人用大牛车运甘蔗、稻谷、番薯、南瓜、柴火等,很少到我们海边来。经常驾大牛车来的是黎叔。黎叔不姓黎,家住儋州南面的白沙黎族自治县,是位黎族兄弟,我们都叫他黎叔。我们海边树木少,建房造屋就找黎叔要木料,尤其造船,需要大量的木料。听见牛车尖锐的啸鸣声,我们跑出去看,就见两头大牯牛一前一后,拉着一辆堆满了木料的大牛车朝我们村缓缓地驶来。黎叔昂首坐在牛背上,手抓一条牛鞭,在空中甩得很响,却没有抽在牛的身上。两头黎牛听见牛鞭的响声,都努力奋蹄,两个半陷于泥沙中的大车轮就呼啸着转动。黎叔见我们看得目瞪口呆,得意地问:黎牛有力不?
黎牛确实有力。那次我们村人要造一艘大钩船。大钩船很大,几十米长,十几米宽,有几米高,有三张大帆。大钩船捕捉红鱼、鳊鱼、石斑鱼等优质鱼类。出海时,船载上二十几口舢板,到了茫茫大海,将舢板置于水上,一个渔工一只,分布在一大片海面上放钩。大钩船就在各舢板之间来回奔驰。每次出海,大钩船都在风中浪里待上个把月,直至鱼满舱了,才扬帆归港。大钩船四时奔驰在浩瀚的大海里,与浪涛为伴,与激流抗争,与狂风搏斗,都是用上等的木材所造,尤其船的龙骨架,必须结实坚硬。黎叔很有心,特意为我们村人挑选两棵百年大荔枝树做大钩船的龙骨架。造船师傅见那两棵大荔枝树遮天蔽日,树干两个人合抱不拢,傻了眼,说:这么大的树,这么远的路,怎样才能拉到海边去啊?黎叔说:行的,我们有黎牛呢!
那天日头昏昏欲睡,清风习习,好一个凉爽的天气。中午时分,一片啸鸣声从远处飘来,越来越近,那声浪一波一波的。临近我们村,啸鸣声震天响,村边的树木、村里的房屋好像都在颤动。我们跑出村口,见村前那条大路的两旁站满了看热闹的人。远远望去,看见大路的那头沙尘滚动,几十头大牯牛排成长龙,拉着十几辆大牛车,在震耳欲聋的啸鸣中浩浩荡荡涌过来。近前来,我们看见黎叔腰扎红绸布,光着膀子,一头大汗,提只铜锣走在前头引路。每头大牯牛的背上都坐着一个黎族兄弟,个个身材魁梧,虎虎生威。我们看得真切,那些牯牛的大眼睛都红红的,瞪着前方的黎叔。黎叔敲一下铜锣,牛背上的黎族兄弟手里的牛鞭就挥动一下,大牯牛就扬蹄快行,或者掉头拐弯,那大牛车就呼啸着急速滚动。来到我们村港湾那片宽阔的沙滩,黎叔连敲几下铜锣,大牯牛们齐刷刷立住了脚。我们细数,有五十多头黎牛,十八辆大牛车。一阵热闹的忙碌,牛车上的木料都卸下来了,堆满了村前的沙滩。
黎叔一个人拉木料来时,大牛车就停在我们村前那片竹丛旁边。他赶那黎牛到村南坡来,喝一声:去吧!黎牛就扬起头,欢快地“哐”一声,屁股屁颠跑下坡去,和我们村的水牛在一块吃草。黎牛到来,母牛们都没心思吃草,不一会就抬起头来瞧黎牛一眼,接着“哐”一声喊,那喊声很欢,悠扬在空阔的坡地上。
黎叔走下港口来,爬上一艘渔船,和石叔喝酒。黎叔和石叔很熟。其实黎叔和我们村里人都熟。黎叔拉木料来时,总是顺便带来竹笋、甘蔗、花生、香蕉、荔枝、龙眼,还有许多叫不出名的水果,看见人就给,好像谁都是他的亲戚。我们村里人对黎叔也亲,他要回去时,村头巷尾左邻右舍的人就纷纷送给他鱼干、咸鱼、鲜鱼,还有海螺等。黎叔找石叔喝酒,是要听他说海。
……
两人就这样喝着,问着,说着,说得兴致勃勃时,就端碗碰一下,或者干脆放下酒碗,热闹地猜拳。两人猜拳的喊声都很大,震得船边的海水荡起一圈圈涟漪。石叔的酒量不如黎叔,每次都是他先醉,眼睛一眯,腿一伸,就直挺挺躺在甲板上,喷着酒气打呼噜。黎叔说石叔不是酒量不行,是他的山栏米酒在作怪。黎叔总是把自己带来的山栏米酒让给石叔喝,他就喝石叔的地瓜酒。地瓜酒很醇厚,入嘴清爽,不易醉人;山栏米酒甜甜的,酒味不烈,可是喝着唱着就突然醉了,也就挺不住了。石叔醉倒时,黎叔既得意又惋惜,他为山栏米酒的后劲大而得意,却可惜石叔不能和他说海了。
……
我再次见到黎叔,是许多年以后。这时我已经在镇上当医生。那天日头很毒,阳光像火一样喷下来。中午时,石叔送来一个昏迷病人。石叔着急地说:“他正在搬冬瓜,突然说头晕,栽下,不省人事了。”我检查病人,他中暑了。大热天顶着烈日搬冬瓜,身体吃不消。经过一番处理,病人醒来了。他说:海边热死了!石叔说:年纪大了,干活要悠着点,注意身体。那病人说:我还没老呢。看那人五十多岁了,可身体还很结实。我问他干啥活?他说赶牛。石叔说:“你认不得了?他是黎叔啊!”我认出来了,他就是当年赶牛车拉木料给我们村人造渔船的黎叔。
……